

高速收报冠軍

苏联B·烏斯边斯基 著

宓 冠 泉 譯

ТЕДОЮ

高速收报冠軍

蘇聯B·烏斯邊斯基 著

宓 冠 泉 譯

人民邮电出版社

В. УСПЕНСКИЙ
ЧЕМПИОН
СКОРОСТНОГО ПРИЁ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ОСААФ
МОСКВА. 1954

內 容 提 要

本書通過蘇聯的一個普通報務員，生動地敘述了提高收報速度的過程。依靠自己不斷努力和同志們的幫助他最後變成了不僅在蘇聯而且在世界上來說也是收報最快的無線報務員。此外還敘述了蘇聯的無線報務員是怎樣把自己的技術教給他們的接替人的，怎樣耐心而熱誠地幫助他們，把他們培養成爲祖國最優秀的無線報務員。

高 速 收 報 冠 軍

著 者：蘇 聯 В. 烏 斯 邊 斯 基

譯 者：宓 冠 泉

出版者：人 民 郵 電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區6條胡同13號

印刷者：郵電部器材供應管理局瀋陽印刷廠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書號 有35 1956年9月瀋陽第一版第一次印刷1—3,300冊
787×1092 $\frac{1}{32}$ 28頁印張1 $\frac{24}{32}$ 字數32,000字定價(10)0.27元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四八號☆

為提高速度而鬥爭

費道尔打開了門，輕輕地走進了房間，這時坐在收報機旁邊的無線報務員格魯霍夫扭过头來，他的臉上帶着怒色，因他不喜歡有人來打擾他。但当他瞧出是費道尔后，格魯霍夫微微地笑了一笑並默默地指給他一把椅子。

这位青年戴上了耳机並在值机員的旁边坐了下來。無線電報電碼的聲音在响着。費道尔抓起一枝鉛筆，想抄收發來的電文，可是抄不下來。他的耳朵只能听出某些字母，更確切些說，只能听出几个符号。發報台的聲音很清晰，但是速度太高了，每分鐘至少有200个符号。

格魯霍夫不慌不忙地在抄收着，而費道尔却丟掉了鉛筆沉思起來。在兩年以前，1934年，那時他是一個十六歲的農村青年，來到了哈尔科夫，在無線報務員訓練班畢業后，就在哈尔科夫中央電報局開始了工作，學會了值班，同坡尔塔瓦、徹尔尼郭夫、基輔等地進行聯絡。驟然看來好像是成就不小了，但這只不過是初看而已。對費道尔來說，每分鐘120个符号的速度已是極限。所以几天以來，在下班后他就到工作速度很高的格魯霍夫那兒去，試着同他一起來收報，然而毫無結果。可是又必須學習。由于同他工作的對手發得較快，所以費道尔曾不止一次地处在困難的境地。他漏掉了

很多單字，有時甚至漏掉整個句子，不得不請求對方重發電文和工作得緩慢一些。

費道爾時常想，他沒有能力趕上格魯霍夫和其他有經驗的無線報務員，在這方面他沒有天才……既然沒有天才，那也就不必停在一地方踏步不前，不如到工廠去，換一個專業。

費道爾決定征求一下格魯霍夫的意見。

格魯霍夫交班後已經是深夜了。他們兩人在街上慢步地走着。費道爾在激動地談着他自己的苦悶的打算，而格魯霍夫注意地在聽着他講。

“我們坐一會兒吧！”他們走進小公園後，格魯霍夫建議說。“你說完了嗎？”

“完了，我不會成為一個好的無線報務員，所以須要離開這裡。”

“奇怪”格魯霍夫低聲地說。“到現在為止我認為你是一個相當聰明的小伙子。”這時他轉過臉來對着費道爾，生氣地繼續說道：“照你的看法，只有特殊的人，‘超人’才能成為高速報務員。是這樣嗎？”

“這方面須要有天才。”

“這方面須要有耐心，而不是天才。任何一個人都能成為高速報務員。但這須要學習，須要經常不斷地去練習。你看，你到了120個符號後，就一步也沒有再前進，這為甚么

呢？因为你沒有作过系統地練習。”

“可是以前我的速度是有增加的啊，”費道尔反駁說。

“費道尔，你要考慮到，速度愈高，提高它也就愈困难。这是我親身經歷过的。从 120 个符号提高到 150 个还比較容易，而繼續前進那就很困难。以后每前進十个符号都要比以前的十个难得多，要想学会把它們收下來，这就需要有巨大的頑强性。假如你有，就能勝利；如果沒有，就会停滯不前。”

“这就是說，您的意見是要我留下？”費道尔小聲地問道。

“明天起你就開始練習，”格魯霍夫回答說。“可以常到我這兒來，不必客气。我很高興幫助你。”

第二天在下班后，費道尔就沒有離開無線电中心站。和他一同留下的还有鮑格大諾夫。他們決定在一起學習，由于这种鞏固而良好的友誼，將这两个年輕的無線報务員联結在一起。他們初次相識是在訓練班，后來一同工作，住在一个房間里，互相分享着愉快，共同分担着憂慮並且同時加入了共青团。鮑格大諾夫有着淡藍色的眼睛，身材很消瘦，愛動，不管有什么事情他都很激動，平常總是慌慌張張，不論是他自己或者是同志們受到挫折時，他都会痛苦不安。費道尔的特点則是安靜，慎重和沉着。他矮壯，肩寬，在他的行動中表現出一種力量和信心。他時常对鮑格大諾夫開玩笑，鮑格

大諾夫有時也生氣，但並不認真。總而言之，他們是友好地生活在一起。

在練習室里鮑格大諾夫坐在桌子旁邊，並用手握住了電鍵。費道爾在準備進行抄收。但很快地就發現了練習並沒有給他們帶來好處。因為費道爾和鮑格大諾夫發報的速度都是每分鐘 110 個符號，可是他們在收報上已經超過了這個速度。

“你瞧！”鮑格大諾夫愁悶地嘆了一口氣說。“費道爾，我們的練習是白費勁了，我看還是去喝茶吧！”

“等一等，讓我們想一想，”費道爾打斷了他。若是我們把自動發報機打開呢？”

“好啊，”鮑格大諾夫高興了。“自動發報機是得力的機器，它還可以調節速度，發得又清楚。一句話，用機器。可是這還要有紙條啊。”

“有紙條！”這時在這兩個青年的背後響起了格魯霍夫的聲音。“有紙條，”他一方面重覆地說着，一方面將一小捲電報紙條放在桌上。“電文也不難，正好適合你們的能力。把鉛筆修一修，坐得更舒適一些，讓我來開發報機。”

鮑格大諾夫和費道爾低下頭來，緊張地等待着發報的開始，極力不讓第一個字母漏過去。開始響起了最初的點和划。鉛筆迅速地在紙上滑動着。過了一、兩分鐘，緊握在手上的鉛筆斷了。費道爾抓起來另一枝，但這時發報機卻靜默了。

“太快了，格魯霍夫，”小伙子們叫着說。“我們把整個

單字都漏掉了。”

“这就是妙处所在，”格魯霍夫說道，練習要在提高速度的基礎上進行，要比平均數高出5——10个符号，而不是在你很容易達到的速度上去進行的。漏字和有錯誤，這並不算糟。這兒主要的是不要老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上。当你掌握了一个速度時，就应再增加几个符号。練習應該是緊張的。”

自動發報机重新轉動起來。这一次這兩個無線報務員抄收得比前次好一些。

在这里工作半小時后，格魯霍夫建議費道尔和鮑格大諾夫去練習打鍵。

“我們还是先把收報掌握好，”費道尔反对說。“發報以后再說。”

“不是以后再說，而是同時進行。必須把收報和發報同時掌握起來。”格魯霍夫規劝地說。“如果你收得好，而發得很差勁，那你算是一个甚么無線報務員呢！這簡直是受罪，而不是甚么無線報務員……”

一、兩個月过去了，這兩個青年几乎每天都用一小時或一小時半的時間去作練習。他們的速度逐漸地、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在增加。格魯霍夫經常到他們那兒去看他們的工作，提些意見。有一次格魯霍夫將發報机開到每分鐘160个符号的速度。这次費道尔和鮑格大諾夫收下來的電文還不坏。但是这位有經驗的無線報務員却覺察出青年們有点來不

及抄寫。

“抄收起來困難嗎？”格魯霍夫問道。

“困難。手總跟不上頭腦，”費道爾回答說。

“這就是說，你們該學習用機器打字了，小伙子們。否則前進就會有障礙。一分鐘200——250個符號用手來抄收是很困難的，而一個好的打字員一分鐘卻能打500個符號。你們瞧，這是多大的前途啊！學會了打字，抄收就沒有問題了……”

現在在練習的時候青年們是坐在打字機的前面了，他們研究着字母的部位，笨拙地用手指按着字鍵。打在紙上的句子，大寫和小寫的字母都互換了位置，完全不合乎文法規則，而且該是字母的地方經常有不知從甚麼地方跑出來的問號和驚嘆號。

但最後，費道爾和鮑格大諾夫終於學會了打字，而且打得還不錯。現在在他們面前提出了一個新的任務，這就是掌握用打字機收報的技術，使手指在耳朵聽到聲音時，馬上就能按在所需要的字鍵上。最後，所盼望的一天也終於到來了，現在他們兩個都能夠用打字機來抄收對他們來說是極限的收報速度了。

“唉！現在怎麼辦？”鮑格大諾夫問自己的朋友。“現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吧？”

“不，”費道爾頑強地皺着眉頭反對說，“我們還得繼續提高速度。”

“到甚么時候为止呢？”

“到極限！”

“这个極限在甚么地方呢？200个符号？还是250个符号？”

“不知道，”費道尔回答說。“可能是250个，可能是300个，也可能是更多一些。時間將會說明这一点。”

“这你不是要求太高了嗎，”鮑格大諾夫反对說。“你看，格魯霍夫是我們这兒最好的無線報务員，他才收250个符号，你想收300……”

“我們看吧，”費道尔簡短地回答他。

費道尔已經不再想換職業了。現在他对值班充滿了信心。甚至同列寧格勒工作時，他也很安靜並且常常向对方發出“QRQ”信号，这个信号按無線報务員的術語來說，是表示“請發得更快些”。而当無線中心站对無線報务員的程度進行重新評定時，費道尔則決定和有經驗的報务員進行比賽。

連費道尔自己也覺得奇怪，他能很容易地收下了电文。他的發報被公認為是優良的。他和格魯霍夫一樣也被授于了一級無線報务員的称号。

“等級是一回事，——費道尔思索着，——可是工作我却比格魯霍夫及其他許多同志还差得多。”

而当格魯霍夫開玩笑地对他說：“你要当心，不要驕傲，小伙子，不要滿足于已有的成就！”這時費道尔却回答說：“我还没有甚么可值得驕傲的地方。”

遺憾的是他的朋友鮑格大諾夫得到的是二級稱號。對鮑格大諾夫來說，他必須在學習上再加一把勁。過了几个月鮑格大諾夫也趕上了費道爾。

在夏季的星期天，中央電報局的青年們常常出城，到離哈爾科夫城不遠的湖畔去。以共青團組長費道爾為首的無線報務員們也時常出城去休息。白天，當炎熱的太陽無情地從蔚藍而帶有乳白色薄霧的天空中晒下，而熱的空氣像透明細紗似的在草原上飄動的時候，躺在樹蔭底下稠密的草地上是最舒適的。男女青年們整天在晒太陽和游泳。

而在傍晚，炎熱已經過去的時候，大家便升起了火堆，烤着土豆。巨大的星星在天空中閃耀，反映在暗淡的靜靜的湖中。大家在火堆旁邊討論着所看過的書籍，談着勇敢的有意志的人們，談到了拉赫邁托夫，談到了保爾·柯察金。在共青團員中沒有一個人不願意像保爾·柯察金那樣誠實地渡過自己的一生，像他那樣服務於自己的祖國。

然後大家唱起歌來，有時唱的是古老的很長的烏克蘭歌，悠揚着輕微的悲傷；有時唱的是充滿熱情的青年歌曲。响亮的歌声長時間地驚擾着夜間的寂靜。

有一次在這樣的一個晚上，費道爾向同志們談起了已在全國開始了的高速無線報務員的運動。這是由莫斯科格拉夫佐洛托中央無線電台的無線報務員們發起的。這個台有很多通信地點分布在全國各個角落，而該台的人員總數是不多

的。为了更好地保证通信，这个电台内的無線報务員們根据馬卡洛夫的建議決定加速無線電報的處理時間。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使本台和其它各地的值机員們掌握高速收報的技巧。

馬卡洛夫關於掌握高速工作法的号召，在無線報务員中得到了廣泛的響應。報务員們開始了學習。不久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的工作速度都達到了每分鐘250個符號，也就是說，比定額所規定的差不多多出一倍。出現了許多工作速度每分鐘超過300個符號的報务員。這好像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一切定額和一切規定的章則都被打破了。無線報务員柴維傑也夫每分鐘收過380個符號，他在自己當班的時間內，工作速度達到了每分鐘350個符號，這個速度比起外國的泰洛爾用打字機抄收所達到的世界記錄來還超過5個符號。

男女青年們都在屏住呼吸地傾听着共青团組長的敘述。當費道爾一靜默下來的時候，鮑格大諾夫就激動地喊了起來：

“夥計們！我們也干起來，怎麼樣？我們局的工作量不是很重嗎？我們工作起來不是很吃力嗎？”

“對！”費道爾支持自己的朋友說。“讓我們來成立一个共青团青年小組，把這件事情擔當起來……”

“還有，我們還要号召‘老頭們’來參加競賽，”鮑格大諾夫接着說。

“噢，這你可太吹牛了。”

“我們对付不了！”大家同時說道。

“如果好好干，我們 是对付得了的！”費道尔 回答他們說。

電報局的黨組織和行政支持共青团員們的倡議，成立了小組。

当很多老無綫報务員知道了这些青年人的打算后，冷笑說：“你瞧……想來拖 我們。不过还得 瞧瞧，究竟誰勝 誰負！”

競賽展開了。年青的和有經驗的報务員進行了比賽，看誰在当班的時間內發的無綫電報多，看誰的差錯少。競賽的結果每週都公布在很顯著的地方。在開始時“老头們”頑強地走在前面，但青年們並沒有洩氣。在下班以后很久，共青团員們还不離開無綫中心站，他們在練習用電鍵拍發電報和收听。輪到費道尔和鮑格大諾夫來教自己的同志了。但是，費道尔和鮑格大諾夫並不是僅僅幫助青年們，他們自己也在繼續學習，他們掌握了每分鐘250个符号的速度。

这一天終於到來了，共青团青年 小組赶过了自己的“对手”。一个星期以后，青年團員們还是佔着首位。

格魯霍夫在指标牌旁边碰到了費道尔，他笑了笑，拍了拍費道尔的肩膀並用驚訝的声調說：

“这一下你們可把我們打倒了！”

“等着瞧吧，这只不过是開始，”費道尔答覆說，“我們还

要加油哩。”

“嗯，以后看吧，我們那兒的人也動起來了。”

競賽開展得更加熱烈了，但青年人始終走在前面。

這些天來費道爾簡直是一點時間也沒有。值班、練習、共青團的工作、國防航空化學建設后援會航空俱樂部內的學習，所有這些都須要時間，時間的計算不是按小時，而是按分鐘和秒鐘。老實說，兼任这么多的事情是很困難的，但費道爾却毅然決定不僅要成為一個好的無線報務員，而且要成為一個好的飛行員。

在這些年代蘇維埃國家的飛機威武地飛翔在高空，我國飛行員英勇業績的聲譽已經傳遍了整個世界。契卡洛夫飛機上的全體乘務員完成了蘇聯北部和東部上空的宏偉的飛行。不久，契卡洛夫同巴依杜科夫和別良科夫一起，以及相繼他們之后還有格洛姆夫、尤馬謝夫和達尼林，克服了大風暴和冰凍，由莫斯科經過北極飛達美國。

千百個青年都向往着成為飛行員。經過共青團區委會的介紹，費道爾也進了航空俱樂部。鬧鐘在早上四點鐘就把費道爾喚醒了，而晚上十一點鐘，家里還看不見費道爾這個人。

“你甚么時候睡覺？”鮑格大諾夫驚奇地問費道爾。

“去機場的時候在電車上，”費道爾開玩笑地說。

這個青年研究着發動機、飛機的結構，學習“Y-2”型

飛機的駕駛，然而他並沒有忘記他自己主要的和非常熱愛的無線電事業。

在某一次練習中，費道尔終於達到了他所希望的收報速度——每分鐘300个符号。几天以后鮑格大諾夫和共青团青年小組的其他同志們也都達到了这个速度。

“怎么样？現在達到極限了吧？”鮑格大諾夫問費道尔。

“不，”費道尔搖搖頭回答說。“現在还得繼續前進，我們要找一找这个極限究竟在甚么地方！”他狡猾地眯縫着眼睛補充說：“我順便告訴你，从明天起 我就不再到航空俱樂部去了。”

“怎么啦？”鮑格大諾夫驚奇地問。

“考完啦。你可以祝賀我得到了飛行員的称号。”

这是用頑强勞動所取得的应有的成就。費道尔从內心里感到愉快。然而在不久以后，又發生了一件新的，更值得記憶的事情。

当全國青年正在紀念列寧共青团二十週年这个光荣日子的時候，由莫斯科寄來了一份通知。通知中說，由于哈尔科夫中央電報局共青团青年小組在工作中達到了优秀指标和在社会主义競賽中獲得了勝利，授于該小組以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团中央委員會的紀念獎狀和獎金。

不久，費道尔和鮑格大諾夫二人就被召去服兵役了。他們被派到同一兵种的部隊里，兩个人都成了海上空軍的無線

報務員。

太空中的會見

在波羅的朋友們碰上了偉大的衛國戰爭。從戰爭開始的頭幾天起，費道爾就沒有看見鮑格大諾夫。波羅的海的紅旗艦隊和海上空軍，積極地參加了在通往列寧城要路上所展開的巨大的戰役。費道爾擔當着困難的任務，這時他是在領導強大空軍聯隊的司令部電台上工作。這個工作必需以高速進行，以便使敵人沒有獲取無線電報的可能。在這裡費道爾用上了他在和平日子裡所學到的技巧。

當費道爾聽到海上空軍給予敵人的各種打擊時，他的內心裡充滿了驕傲，因為在這一行動中也包含着他的一份平凡的勞動。艦隊的魚雷機和轟炸機曾飛至波羅的海的南部，順利地在那裡進行着活動，切斷了敵人的軍事運輸，並給予了開尼格斯貝爾格、但澤、司潭金等地以打擊。

無線報務員們經常同艦隊保持着聯繫，每當艦隊在海上發現敵人的時候，艦隊常常要飛行員去幫助他們，以便給敵人以共同的打擊。在戰爭才開始的時候，1941年7月6日，我方艦隊的兩隻驅逐艦，在依爾平斯格海峽與企圖潛入里斯基灣的敵人一隻輔助的巡洋艦和兩隻魚雷艇展開了戰鬥。敵人的一隻魚雷艇被擊沉，而另一隻魚雷艇和巡洋艦在受傷後逃

出了戰場。對敵人的進一步的打擊是由海上空軍飛行員們來完成的，他們把第二隻魚雷艇也擊沉了。

費道爾一直在想念着自己的朋友。他在甚麼地方，他怎麼樣了？費道爾曾向他認識的無線報務員們打聽過有關鮑格大諾夫的消息，但是誰也不知道鮑格大諾夫在那兒。

有一次司令部交給費道爾一個任務，要他保證同杭口半島的英勇駐軍保持無線電通信。費道爾了解到司令部所交給他的這個任務是多麼重大，這一小部分駐軍是處在敵人的大後方。在這種情況下，無線通信就更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費道爾激動地坐在收報機面前，他清楚地想像到：在那遙遠的小半島上很深的掩蔽部里，有一個無線報務員坐在電台旁邊。上面响着爆炸的聲音，土從掩蔽部的牆上紛紛墜落……在無線報務員面前放着電報紙，他正在握着電鍵準備發送消息。費道爾在收着電報。司令部將要知道駐在杭口的保衛者們是在如何地生活着和鬥爭着，他們使敵人受到了什麼樣的損失，他們還需要些甚麼。

“那里的無線報務員好嗎？——費道爾想，——現在應當工作得儘可能地快，否則法西斯匪徒將探測我們的方向，製造干擾。”有幾十只敵人的耳朵在竊聽着太空，他們力圖發現同杭口工作的電台，這一點費道爾是一點也沒有懷疑的。

費道爾仔細地將收報機調整到約定的波長，慢慢地在轉動着旋鈕，傾听着太空。他集中精神地在听着，好像同收報